



曹禺写《雷雨》的座位究竟在哪里？

○ 何玉

1933年暑假期间，年仅23岁的清华大学应届本科毕业生万家宝同学（1933届），也就是后来著名的戏剧作家曹禺先生，写出了他的处女作——多幕话剧《雷雨》，创作地点就在清华大学图书馆。时隔75载，世事变迁，关于曹禺先生写作《雷雨》时的座位，在人们的传诵中似乎变成了一个谜。

曹禺先生曾经在1984年深情回忆道：“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……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，那样忙迫紧张，从清晨赶到图书馆，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候，才快快走出。……人像是沉浸在《雷雨》里。”在曹禺先生的回忆中，他是在“杂志室”完成写作的。可是，在当年陪他一起来图书馆上自习的女友郑秀同学的回忆中，情况却有所不同：“1933年6月初暑假开始了，在图书馆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，靠近借书台的长桌的一端对面两个座位是我们固定的座椅。”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，郑秀认为当年曹禺是在“西文阅览室大厅的东北边”进行写作的。

为什么一起上自习的两个人，对于同一个地点的回忆会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版本呢？真是令人费解。翻阅多种资料之后，笔者发现如下蛛丝马迹，与大家共享。

图书馆自第一期建筑1919年竣工后，图书越来越多，书库已不敷应用。因读者较多，阅览室亦觉狭小。于是，1930年3月，在罗志希校长的主持下，图书馆二期开工，1931年秋竣工。竣工之后，计划对馆舍进行调整：“原馆之办公室，则移至中部，西文阅览室，移至西部。而以原有之西文阅览室，改为杂志阅览室云。”（洪有丰：《二十年来之清华图书馆》）

终于，我们发现了西文阅览室与杂志阅览室的交叉。就是因为馆舍调整给当事人带来了回忆



的不同，有资料为证。1932年春季，杨季康（杨绛）借读清华大学，她的同学曾经带她参观了图书馆。软木地板、玻璃书库和高贵质朴的女厕所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进出的大门也是一期图书馆的大门。1933年秋季，她考入了清华大学研究院，感觉到“清华图书馆扩大了”。

由此可以推断，曹禺当年写作《雷雨》的时候，应该在当时的西文阅览室，也就是馆舍调整之后改成的杂志阅览室。1933年深秋，第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剧本《雷雨》在清华园诞生了。此时的曹禺已经是“清华大学研究院（即现在的研究生院）的研究生”，曹禺在清华大学又待了几年，因此，他的回忆中会带上杂志阅览室的印记。实际上，郑秀的回忆更加准确。因此，可以说，曹禺当年是在一阅（现人文社科阅览室）的东北角，靠近如今的人文社科阅览室出纳台对面的一个长桌对面完成《雷雨》写作的（如图所示）。当然，时隔多年，桌子不再是当年的桌子，椅子也不复是当年的椅子了。

或许，在这座曾滋养无数英才的清华图书馆里，已经有更多未来的巨著在悄然诞生了……

（作者为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馆员）

链接

“水木清华”与《雷雨》（摘录）

○ 曹禺



写《雷雨》，大约从我十九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。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，同时改编戏，导演戏。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，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，豪雨狂落几阵，都立刻渗透干尽，又干亢燥闷起来，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伐。

我开始日夜摸索，醒着和梦着，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。好长的时光啊！猛孤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——我要写戏。

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。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，我看到过，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。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，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，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。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，不少罪状要诉说。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，仔仔细细地望穿，判断这些叫作“人”的东西是美是丑，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。

从下种结成果实，大约有五年，

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——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。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，其数量远不止《雷雨》中的八个人。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，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。到了一九三二年，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。

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，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，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，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。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。我感谢“水木清华”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草草。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，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，杨柳，浅溪，白石，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，感到韶华青春，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。奇怪，有时写得太舒畅了，又要跑出图书馆，爬上不远的土坡，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，呆望着蓝天白云，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山石塔，在迷雾中消失。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，那样的兴奋，从清晨钻

进图书馆，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，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，才快快走出。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，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，我一点觉不出，人像是沉浸在《雷雨》里。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，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，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。

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。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。我并不想发表。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。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，发表在一九三四年的《文学季刊》上。

写《雷雨》的这段历程是艰苦的，可也充分享受了创作的愉快。

（此文发表于《清华校友通讯》第10期，1984年10月出版。）



刊登《雷雨》的第三期《文学季刊》（1934年7月），其中《雷雨》的页码自161页至244页，长达八十几页。巴金后来谈“《文学季刊》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《雷雨》，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。”